

〈打工換宿〉

今年，寒假，第二次打工換宿，是女管家主動打電話來的，而且不只是打工換宿，因為是過年，所以可以拿加班薪水。女管家提的時薪不錯，她爽快答應。

疫情稍歇，寒假的訂房熱絡，她開始全天候的幫忙，她會出現在客人面前，也會介紹景點和附近的店家，有時說說老闆娘設計民宿的理念……什麼的。大多時候，是戴著口罩安靜工作著。

熱情的客人會多聊幾句，然後問問她的情況，她回：「把握時間打工。」有些客人會讚她懂事，願意犧牲家庭團聚時間來工作；也有些客人說她獨立，還會順便轉過頭去教訓那些正在滑手機的小孩們，不管是國中高中，還是大學，一律要他們「多學學」，看看這個女孩多麼地懂事。

戴著口罩的她微笑面對客人的稱讚，說：「和家人團聚比較重要，我是拋棄家庭來打工渡假，都被罵了。」

這樣的謊，安慰著來渡假的每一家人。

她想起那一天晚上。

學期將結束前，第一波寒流來時，她打電話給阿嬤，告知要去打工不回家，聽得出來阿嬤鬆了口氣，說：「佳佳，這樣很好哩，妳可以多賺一點錢。那邊又是風景區，順便渡假，還不用錢。」

她再打了電話給媽媽，媽媽也鬆了口氣，說：「這樣啊，妳的紅包，我再拿給妳，佳佳，妳真的懂事了，也獨立了，媽媽很開心。」

那天晚上，女管家鬆了一口氣，阿嬤和媽媽也鬆了一口氣。而每家到台東渡假的人都不用再糾結過年的繁瑣，也都鬆了一口氣。

懂事嗎？她明白什麼是懂事。不吵，不鬧，讓其他人擁有最大的自由，讓自己的存在壓縮到最小單位。她很小就明白了，當她知道自己需要寄宿到姨婆家時，當她明白自己有可能被丟棄時，她就知道要懂事，讓存在成為最小的干擾。大人們會開電視給她看，客廳裡只有電視的聲音，沒有她的聲音，大人們也會買書給她看，她會靜靜地看書，不發出聲響。

安靜與懂事從此隨身，她的成長必需品。

台東，大武，遠離家鄉之地，和她一樣安靜。

每天早上，換床單，打包垃圾，清潔廁所和浴室，掃拖地板。退了房的房間，門敞開，殘留著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痕跡，大多是蜷扭的被單，與八成滿

的垃圾桶，有時候空氣中會留著客人自帶沐浴乳或洗髮精、潤髮精的味道，偶爾也有香水味，她俐落打包這些殘味。

熟悉，順手，如同離家前做的，抹去痕跡。

媽媽的弟弟，她的舅舅，口頭上的稱呼，法律上的連繫。

舅舅結婚前，他的未婚妻堅持要先把老家過戶到舅舅名下。而後，舅舅一家回老家，是她的必須離家。阿嬤會抱著她，說聲抱歉，送她到姨婆家去，叮嚀著「要乖乖的」，兩三天就可以回家了。

她與舅舅沒有血緣關係，媽媽與阿嬤也沒有。她很早就知道了，因為阿嬤毫不介意地展示彼此的關係，傳說中的領養可以為不育的夫妻帶來孩子，這是真的，五歲女兒沒多久就帶來弟弟，也像完成了任務般，早早被告知十八歲正式成人後，就需離家自立。

舅媽說了，不希望家裡有外人在，佳佳是媽媽的責任，不是阿嬤的責任。

究竟什麼是外人呢？

最初的離家，她抱著淺黃色小熊，一知半解，到了姨婆家，姨婆給了吃的喝的，開了電視，她明白自己要「乖乖的」。等到上了國中、高中，她已習慣在那些原應相聚的節慶裡離家，離家前，把家整理乾淨，不留下痕跡。那些離家前的晚上，她仔細刷著馬桶，心想，刷過後，會有我的痕跡嗎？一天二天沒打掃，視覺上看不出來，空氣中也只有相當稀薄的尿味，但是，三天，四天，她明白，味道會累積出停留的痕跡。

她明白乾淨的意義，意謂著沒有他人的痕跡，包括頭髮，包括氣息。

她成為家中主要的打掃者，也慢慢成為外人。

她試做打工換宿的那一天，手腳俐落，細節處都整理乾淨，管家立刻點頭雇用，直讚：「年輕這麼輕，竟然這麼俐落，很好！」

她當然俐落，從小到大，做熟了的。

跟她一起在民宿打工的還有皮膚黝黑、瘦長的阿佑，總在早上十點鐘時拎著一袋早餐到來，安靜地在後院吃完。她跟阿佑一起整理，阿佑顧不到的細節，她都顧到了。而且，沒有被客人投訴過。

兩個人默默地培養出一種互動的工作慣性，把每一個家庭的過夜痕跡抹去，留了每一間房間的全新迎接。

媽媽在她幼稚園時再婚，對方明白表示，不想收養她，想要有自己的家，媽媽沒堅持帶著她，她於是留在阿嬤家。爸爸呢？據媽媽說，生父在她懷孕時

外遇，也不給家用，她索性離婚。後來，那個生父開了空殼公司，把親友的錢捲走，潛逃出國，斷了線，留下空白。而如果家人和外人是以血緣關係來判斷，有媽媽血緣的那個家，也無從找起。

國中時，她面對著歷史課的「家譜」作業，一股憤鬱湧上，她用鉛筆劃出了三條虛線，標示出了三條跟她有關的家譜，然而，最後作業繳交時，自己都覺得太過空虛縹緲，乾脆只畫了一家三代，從阿嬤開始。只是，在舅媽界臨著媽媽的那片窄小的空白裡，她壓了一條深深的溝，用沒有筆芯的自動鉛筆，用那鐵硬的筆尖。

她在阿嬤家裡，在媽媽新家，都是外人。

升上高中，她刻意選擇離家一個小時車程的學校，以便住宿。曾經憤鬱的她慢慢沉澱並明白，阿嬤算是仁至義盡了，當初之所以領養女嬰，想的就是女孩終究會嫁人，責任有盡了的一天，只是沒想到，這女孩又留下了一個女孩，阿嬤當初想領養的是一個女兒，而不是再領養一個孫女。

公民課上，她才明白為何舅媽堅持房子要先過戶，因為媽媽擁有繼承權，法律不認血緣，只認關係。

去年，暑假，大武，南興村，安興部落，她暫時的家。南興「村」，政府的說法，安興「部落」，是原住民的所在。她呢？姓著媽媽的姓，但是，卻不是那一家人。她在血緣和法律間，找不到依歸。

今年，寒假，她在櫃台忙碌時，會聽著各家的聊天內容，讚美某段太平洋的海景，或是海邊的裝置藝術，或是抱怨景點或休息站或熱門店家人太多，包括似無止盡的塞車。她也看到，孩子調皮被罵了，阿嬤攔阻疼孫的畫面。

一波波的家人到來又退去，聽熟了別人家裡的互動，她的心情複雜洶湧，一如那暗夜裡的太平洋，即使夜色抹去了視線，陣陣濤聲仍然波動。

除夕夜，佳佳和女管家、阿佑一同忙到了晚上十點，在民宿的迎賓小廳內，疲憊地微笑叮嚀住客。

民宿門口，阿佑站在自己的機車前，女管家拿出了兩包紅包，伸手遞出。阿佑沒有遲疑地接過，佳佳頓時明白去年除夕亦是如此。佳佳接過，忍不住用手指微捏那薄薄一包的驚喜，口罩上方是笑瞇的眼。

「老闆娘說，你們兩個都很認真地在工作，讓她很放心，所以給你們紅包，也祝福你們在新的一年里，能夠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。」女管家說著。

「謝謝老闆娘和管家。」佳佳開心地說。

「謝謝。」阿佑簡單點頭。

阿佑發動機車，嘖嘖嘖地離開了。女管家和佳佳在夜色裡步行回家。她們不住民宿內，民宿裝潢是全木頭，那住宿費用抵得過小小平房的月租。她們住在老闆娘租來的老舊平房內，三房一廳。

夜闌，小村靜寂，連蟲鳴都微弱。

「佳佳，妳是不是和家人吵架，離家出走啊？」女管家突然問道。

她愣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我沒有和家人吵架，家人都支持我來打工。」

「妳很懂事，做事俐落，也沒有嬌氣，怎麼願意寒假來打工，尤其是這種過年時候，坦白說，打電話給妳時，我沒想到妳答應得這麼快。」女管家再問，看來，疑惑擱置心中許久。

佳佳遲疑了一下，然後簡單解釋了自己的情形。

她們走進臨大馬路小村裡的唯一便利商店，女管家買了些零食，結帳後，遞了一罐溫熱的薑汁黑糖給她。佳佳愣了一下，道了謝，接過，握在手裡，暖呼呼的。

女管家說：「那接下來的寒假，妳就安心待在這裡吧，暑假也過來，不是打工換宿了，是真的打工，我再跟老闆娘提，現在疫情過了，國內旅遊正熱，民宿也需要人手。」

她的眼眶微熱。口罩依舊戴著，但什麼東西鑽過她的鼻尖，微酸。

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」女管家說了這句話，邊走邊喝著薑汁黑糖，到了她們住的平房，開門，道了聲新年快樂，各自入房。

客廳裡是簡單的白牆，天花板空零零的，掛了盞風扇吊燈，沒有沙發，擺了二張長桌，是她們準備早餐的地方。

房裡，她打開紅包，竟然有六千元。她用手指揉搓鈔票，拿出來一張一張鋪排，六張新鈔放在褐色磨損的木製化妝臺上，顯得光亮。她打開手機，拍了照，傳訊給高中導師，上面寫著：「親愛的老師，祝您兔年愉快，平安吉祥。民宿老闆娘給了我大紅包，我好開心。」她在心中感謝導師，在一次晤談後，導師提到她曾經住過的民宿，要她打電話給民宿試試，說不定有機會打工換宿。

機會是主動的人問出來了，導師總是這樣說著。

熱甜的薑汁黑糖入喉，她滑著手機，看著同學們秀著一張又一張歡聚的照片，或數疊並列開展的紅包，或者拿到大老二拿到鐵支，或是砌起麻將……。她看著同學們喜氣洋洋的家裡，再抬頭看了看這個暫居的小窩，灰白牆面，簡單的深藍色窗簾，雙人床是老闆娘從民宿汰換下來的，床上擺著陪伴她長大的淺黃色小熊，白床單雖然是舊物，但上面已有她的味道，她用慣了的沐浴乳，

淡淡的海洋香，淺藍色瓶身印著的標語。

她側耳聽著，女管家已洗澡完，吹風機嗡嗡的聲音穿過磚造牆壁而來。她拿起衣物，洗澡，刷牙。睡前，回了一下好友和姨婆的簡訊，姨婆祝她一切順利，還說很想她。

她把紅包袋壓放在枕頭下，很遠以前的小時候，媽媽再婚前的那個除夕夜，媽媽教她的，她記住了。「叮咚」一聲，媽媽傳了簡單的訊息，祝她新年快樂，說了一些話，還說愛她，附上了一個紅包的圖片，等她回去拿。

她回了訊息，也祝媽媽新年快樂，也說了一些話，也說愛她。然後闔被，過年打工很累，她抱著小熊沉沉睡去。

隔天一大早，忙做早餐，蒸地瓜、水煮蛋、蒜香麵包、煎培根，她和女管家邊工作，邊拿著碗吃，兩人都沒有開口。弄好裝到鐵製大盒裡，提到民宿，擺盤，等待。

聲響遠遠出現，責備聲、哀嚎聲隨著腳步愈來愈近。

「就叫你不要喝那麼多，你看，吐成這樣，又頭痛。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，我也沒有喝很多啊。」

「你就是這樣，不懂事，讓人不放心。」

「不要再念了啦，我頭很痛啦。」

哀嚎聲步入了迎賓小廳，佳佳看見那個與她同齡的男孩一臉憔悴，家人接後魚貫而入，怒氣沖沖的男孩媽媽在看到她們後，面容轉為愧疚。

「不好意思，這個孩子昨天喝多了，吐在地板上，我們已經先擦過了，但還是有嘔吐的味道。」男孩媽媽歉疚地說著。

「有吐到被單嗎？」女管家溫聲問道。

「沒有沒有。」男孩媽媽趕緊擺手，說：「他們坐在木地板上玩撲克牌，邊喝邊玩，就突然吐了，是吐在地板上，沒有吐到被單上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我們再加強地板清潔，不能留下味道。」女管家說。

「不好意思哩，那味道真的不好聞。那我們要付這部份的清潔費嗎？」男孩媽媽誠意問道。

「不用付，不過，等一下清地板的是這個妹妹，不然，看妳要不要包個紅包給這個妹妹好了。」女管家說著。

佳佳正在端盤上桌，愣了一下。

她看著男孩媽媽拿出皮包，掏出兩千元，包在紅包袋裡，然後遞給她，動作太快，她還來不及反應，她看了一下女管家，不知道該不該接過紅包。

女管家點頭，然後客氣地說：「因為清地板的工作變重了，也需要花更多工

作時間，就當妹妹的加班費吧。」

「真的不好意思哩，大年初一的，就給你們增加工作量。」男孩媽媽再度道歉著，隨即轉頭續罵男孩：「你看你！」

男孩抱頭，一臉痛苦地說：「好了啦，不要再罵了啦。」

坐在男孩旁的奶奶臉色不悅，語氣不滿地說：「新正時，麥擱罵啊。」

女管家微笑緩頰著：「沒事啦，全家一起出來玩，開心最重要，弟弟也沒有想到會吐，我們清一清就好了，沒事的，不要影響你們出遊的興致哩。」

女管家接過紅包，轉身遞給了佳佳。

男孩媽媽轉頭對佳佳說：「辛苦妳了，祝妳新年快樂，。」

佳佳點了頭，說：「謝謝妳的紅包，祝妳們一家玩得開心，平安快樂。」

她開始送上咖啡，聽孩子們互虧互損，聽大人們閒聊拉扯，熬夜壓歲的隔天早上，大家的食慾尚未提振，她再遞了兩三杯咖啡，這一家人留下了個「有餘」，就回房收拾。

她喜歡這一家人的吵鬧，讓人安心。

九點鐘，阿佑來了，聽到了女管家交待的喝酒嘔吐事件，臉色一沉，拎著早餐到後院去了。

在迎賓廳送走這一家人後，阿佑和她先到那一間木屋去，隔著口罩都能聞到那股複雜的嘔吐味，垃圾桶裡是滿滿衛生紙和食物殘裝，桶外擺了五六罐啤酒，和一瓶約莫剩了五分之一的紅酒。她開窗，拆床單，阿佑開始沖洗那些留了已空的空罐子，把殘餘的紅酒直接不客氣地倒入馬桶裡。

打包垃圾桶時，她聽到廁所傳來大聲的罵語：「不能喝就不要喝！」

房裡復歸靜默，嘔吐的氣味隨著打包垃圾桶而淡了許多。她估量著，嗅聞氣味，搓著抹布，開始跪地清理，先用一些清潔劑稀釋後抹擦地板，然後用清水拭淨，反覆多次。直到確定空氣裡沒有殘留任何氣味。然後開始一般的清潔工作，刷洗廁所，用酒精擦拭桌面，再換上新的被單、被套，整理拉平，放置新的毛巾，添加沐浴乳、洗髮乳。

窗戶透進了初一的陽光，涼風微微帶進了新鮮的草木氣味。她拿下口罩，閉上眼睛嗅聞著。房門開著，空氣川流，整理後的房間復歸乾淨。

她再張開眼睛時，看到阿佑在門口直看著她。她有點發窘，再把口罩戴上。阿佑開口，遲疑地說：「妳長得很像……漂亮。」

很像漂亮？她沒接話，繼續往下一個房間前進。

忙了一個早上，加班一個小時賺兩千元，坦白說，她覺得很划算。能在寒假多賺一些生活費，開學後就能不那麼忙碌。

阿佑早上就說了那句話，也沒再說什麼。

她知道自己算漂亮的那一群，眼睛大而圓，皮膚雖然不算白，但是五官是好看的。她像媽媽，她想著小時候的媽媽睜著圓亮的眼睛等待領養，可愛的外表打動了阿嬤。也因為美麗的外貌，所以早早結了婚，雖然離婚，也很快地又有了新的歸宿。

有時候，她會點開慈善網頁，滑過那些待領養的孩童，有些甚至十來歲了，還沒有新家。但有了家，就代表有真正的歸屬嗎？她想著自己的媽媽，那早早的婚嫁，是不是在尋找自己真正的家？

年假過了，寒假也接近尾聲，民宿從客滿到開始多出了一間房、二間房，阿佑拎早餐來的時間恢復成了十點。幾天後，她注意到，阿佑在某些與她交會的時候，左手會放口袋裡。

寒假結束前，來了兩個小家庭，一家要再往台東市走，一家隔天要走阿朗壹古道。兩家都早早退了房，她和阿佑可以很快地清掃，在全部清掃完後，幾天來的疑惑就得到解答了。

阿佑拿出手機，滑出一張照片，說：「妳有點像我姑婆。」

照片裡站著五個小孩，由左到右排列。阿佑用手指頭指著最高的那一個女孩，也有十五、六歲了吧。坦白說，久遠泛黃的照片，並看不清楚詳細的眉眼。但初看時，的確是和媽媽有點像，但照片模糊，使人搞不清楚阿佑的用意。他是想用這張照片與她攀談嗎？她不知如何回應這個話題，索性沉默。

阿佑聳聳肩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沒有其他意思，只是想著，妳會不會是我的家人而已，我姑婆很早就被賣掉了。我阿公，很想念她。」

阿佑又說：「因為很想她，所以都用這個理由來喝酒，喝到酒精性肝炎。也說不定沒有很想她，只是拿想她來當藉口而已。」

阿佑尷尬地笑了一下，又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沒有其他意思，只是想說，說不定妳真的是我的家人，說不定是我姑婆的後代，那我阿公如果看到妳，說不定，他會比較安慰一點。」

她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只好繼續沉默。

阿佑擺了擺手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只是想說，妳能不能見我阿公一面？」

阿佑低下頭，說：「他快死了。」

沉默蔓延，佳佳問：「你阿公還好嗎？」

阿佑說：「不好，醫生說是已經肝硬化，過年前才發生過腹水。」

佳佳點點頭，就當行善，讓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有一點安慰。

晚上，她跟女管家說了這件事，了解阿佑的情況，阿佑的父親早死，母親改嫁，隔代教養長大，在臨近高雄的市鎮工作不順，阿公又生了重病，索性回鄉來照顧阿公，在民宿彈性時間工作。

隔天，只有一間房間要清理，清潔完畢後，她向女管家借了安全帽，坐在阿佑機車的背後，她雙手微捉住阿佑的衣襟，在南方的春天陽光下前進。

往金崙方向騎，車程約莫二十分鐘，彎起一個小村落裡，沿路是幾間平房，和安興部落看起來差不多。有一半的平房廢棄，不同的倒落塌毀，半頹的紅磚牆圍起小小的空間，裡面雜生著蔓藤野草，鬼針草錯生其中，白花黃心成為黯淡色彩裡的亮點。

阿佑在一棟平房裡停了下來，走入門，和屋內的人說話。

她進屋，屋裡有點暗，她眨了眨眼，外頭的光線斜照入內，照在一雙腫脹佈滿灰斑的腳上面，腳背上灰撲撲的。她再往上看，眼前的老人肚子腫圓，褐黑蒼灰的臉上是半眯的眼，稀疏的短髮如收割後的田梗，蒼灰生硬地佈在微禿的頭皮上。

桌上擺著褐黃木頭相框，裡面照片是黑白的，她一眼認出，那就是阿佑給她看的那一張。

「長得真像。」老人看著她喃喃說著，浮腫蠟黃的眼皮下是微茫的目光。

「坐。」阿佑指著客廳的另一張長型藤椅。

佳佳看著老舊的藤椅，編織而成的表面已有幾個或大或小的破洞，她挑了較不破的那一邊坐下。

老人問起她和她的家庭，她如實回答，包括媽媽是養女，領養的地方就在南部。

阿佑瞪大了眼睛，吃驚地聽著。

老人又問了她幾個問題，包括高中讀哪裡，大學讀哪裡，畢業後想做什麼。她一個一個回答。

「真懂事，以後出社會不用怕沒工作，這麼會讀書，這麼懂事。」老人把頭靠在椅背上，看著窗戶，眼光拉得很遠，喃喃著：「姊，妳孫子真的很懂事，很好。」

老人慢慢地握著藤椅扶手，試圖站起，看起來像是跌倒了，阿佑要去扶，老人揮揮手拒絕，站穩了身，右手從口袋掏出紅包來，拿著紅包向佳佳揚了一下，示意她接過。

她愣住，連忙站起，搖手說：「這不行。」

老人一步顫顫往前，然後把紅包塞在她的手中，她驚慌。

老人抖著肩膀用力地說：「妳是我姊姊的孫子。」

她拿著紅包，不知道該說什麼，這段關係根本無法證明，就算她的身世不明，但靠著長相的相似和一番對話就確認，她覺得很荒謬。

她轉頭看了阿佑，阿佑鼓勵似的點著頭。

老人退回，扶著扶手，再慢慢地坐下，喘著說：「來，叫舅公。」

「舅公。」佳佳低聲回應。

「乖，真懂事。」老人笑了，繼續喘了幾口氣，擺手示意她坐下。

閒話幾句後，阿佑開口，示意回程的時間到了。

老人開口，聲音無力：「暑假……暑假回來，給我看一下。」

她眼眶紅了，捏著紅包的手指頭泛了一下白，說：「舅公，我會回來的。」

站在門口，春日近午的陽光，有了更暖的溫度。

阿佑說：「謝謝妳，我想我阿公沒有遺憾了，我請妳喝咖啡吧，這裡離金崙很近，金崙有一家咖啡店很好喝，而且海很美。」

她點點頭。阿佑載著她穿過幾陣海風，彎進明顯熱鬧許多的金崙，遊客、車輛喧鬧在寬闊的街道上，待發亮的燈泡在藍天下閃耀著陽光。她知道金崙比較熱鬧，因為這裡有溫泉。

阿佑領著她走進一家咖啡店裡，微胖老闆娘紮著馬尾，看到阿佑，熱情大聲說著：「你很久沒來了哩。」

「沒辦法，過年太忙了。」阿佑笑著回答。

佳佳看著小小的店裡，擺了五張小桌子，外面還有幾桌，都坐滿客人，店裡的客人桌面上，只有一桌是有咖啡和點心的，其他四桌，看來是老闆娘忙碌的原因。

「你要喝咖啡的話，要等喔。」老闆娘笑著說，然後說：「這樣啦，不然你先去幫我清沙灘啦，最近過年，來玩的人太多了，沙灘上又有垃圾了，真的很沒有公德心。」

佳佳站在阿佑旁邊，沒有打擾這一段對話。

忽然，老闆娘好像意識到她和阿佑是一起的，而不是單獨的客人，她眼睛睜亮，看著阿佑，朝她的方向微抬下巴，小聲地問：「女朋友？」

阿佑大笑，連忙擺手，說：「不是啦，是遠房親戚啦，是我姑婆的孫女，要叫……」阿佑偏著頭想了一下。

「表妹。」佳佳接話。

阿佑拍了一下手，說：「對，是表妹啦。」

「這樣啊，也是回家鄉來看看嗎？」

佳佳點頭，覺得這樣的謊，說起來有種暖呼呼的味道。

「既然這樣，通通先去淨灘，回家嘛，當然要把家清乾淨啊！」老闆娘毫不客氣地大笑，然後指著外面，說：「工具在老地方，快去快去，當作打工，等等回來，姊姊請你們喝咖啡。」

阿佑轉頭看佳佳，她點頭。

阿佑朝老闆娘一揮手，往後走，外面坐臺處靠後的地方，手套、夾子、黑色塑膠袋擺在地上，旁邊兩個大的垃圾桶，藍色，紅色。

他們兩人戴上手套，拿著夾子和塑膠袋。

通往海邊的路上，蔚藍明亮的海在隧道後面，閃耀成畫，一列火車匡啦匡啦經過，穿過海風。

穿過短短的隧道，隧道出口處，一組旅客正在研究牆上彎繞的圖樣。

他們開始揀拾垃圾，在方圓之間的藝術品下，一隻老狗正打著盹。

撿拾了半袋垃圾後，他們一起面向海邊，有默契地坐下，

一段簡單的沉默後，阿佑開口：「寒假結束了，妳要回家了。」

她看著海閃耀著，說：「回家嗎？是啊，要回家了。」

她再把眼光放在磊成小塔的石頭上，輕輕地說：「回家真好。」

浪濤有節奏地拍岸，一波又一波地抖落聲響，應和著她的心跳。